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三维探赜

向心静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7837233342@163.com)

摘要: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思政课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智技术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限覆盖向全域渗透、从单一供给向多元生成、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深度转型,深刻回应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的时代要求。然而,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理性转换不足,主体素养不足以及资源偏差等现实困境。未来高校应加强系统规划,推动数智技术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提高师生数字素养,推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在技术创新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中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数智技术;大思政课;思政教育

作者简介:向心静,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南昌航空大学2025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校级项目“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多维探索”(项目编号:YC2025-1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要义,要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贯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将“大思政课”摆在教育信息化的突出位置^[3]。这些政策部署为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实践遵循。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为核心的数智技术集群,正深刻重塑教育生态,为破解传统“大思政课”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全新路径。然而,实践中仍存在问题制约了育人实效的提升。因此,深入剖析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对于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数智技术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可实现数字化和智慧化一体交融、万物互联、人机协同^[4]。这些技术正重塑高校“大思政课”的育人逻辑与实践形态。将数智技术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并非技术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推动思政教育突破传统局限,实现从有限覆盖向全域渗透、从单一供给向多元生成、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深度转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入科技动能。

(一)场域拓展:构建全维覆盖的“大课堂”空间

传统思政课受到固定场域与课时的约束,形势较为固化,也无法满足大学生碎片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而数智技术可以通过重构空间形态、延伸时间维度等方面从打破思政教育的时空限制。

从空间形态重构来看,虚拟仿真技术与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为大学生打造一个立体化、具象化、多维度、虚实结合的政治学习空间。尤其在时间教学中作用更加凸显,比如学校与场馆共建实践育人共同体,综合运用场景复原、声光电技术、AR/VR等数智技术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静态的图文升级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体验的立体化存在,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沉浸式认知体验^[5]。有利于突破传统课堂单向讲授的空间局限,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空间贯通。

从时间维度延伸来看,数智技术能够打破时空限制,使学生能在任意时间和地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数智技术依托智能移动终端与算法推送技术,可以将思政教育从固定课时延伸至全时段浸润:一方面教师可通过智能平台推送学习资源,学生也可充分利用课间、通勤等碎片化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智能系统可基于学生的作息数据与学习习惯,动态调整学习内容的推送时间,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进行衔接,契合了大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时间覆盖维度。

(二) 资源重塑:构建多元整合的“大资源”矩阵

在科教强国背景下,海量数字教育资源涌现,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着丰富的教学素材与创新动力,成功破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层面存在的单一化发展难题。其中,数字技术所催生的海量思政资源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为资源形态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感知。传统思政资源以文本、静态图片为主,而数智技术可以整合音频、视频、动画、虚拟场景等多元载体,将抽象的理论观点、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视、听、感”协同的复合型内容,让思政资源从平面化呈现转向立体化感知^[1],更契合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降低认知门槛的同时也强化内容感染力。

其二,资源生成从静态储备转向动态更新。思政资源需要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与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数智技术依托大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能力,能够实时捕捉社会热点、政策动态、学术前沿,并将其快速转化为教学资源。例如,主流媒体的权威解读、基层实践的鲜活案例、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都可通过数智平台实现即时整合与动态推送,确保思政资源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其三,资源供给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传统思政资源往往是教师单方面选用、学生被动接收,缺乏互动性与参与感。数智技术通过搭建交互式学习平台,学生可通过数智技术自主寻找思政资源,使思政资源成为师生互动、生生交流的媒介。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与需求对资源进行个性化组合,也可将学习心得、实践成果反哺资源库,形成资源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这种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资源供给与育人需求的契合度,为大思政课资源建设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模式革新:构建智能精准的“大方法”体系

“大课堂”的场域拓展与“大资源”的内容支撑,需依托系统化的教学方法体系落地,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教学-评价-反馈”闭环,形成智能精准的“大方法”体系:

一是推动精准化教学从理念走向实践。传统思政教学往往面向全体学生采用统一内容与节奏,难以兼顾个体差异。数智技术通过对学生课堂参与、在线学习、资源使用等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能够逐步识别不同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兴趣偏好,为教师开展分层分类教学提供参考依据。虽然当前技术尚难以实现完全个性化的“量身定制”,但在辅助教师了解学情、优化教学内容方面已展现出应用潜力,切实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二是探索全过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传统评价以考试分数为主要依据,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思想成长与价值内化过程。数智技术通过对课堂互动、实践参与、网络行为等数据的整合,可以形成学生成长轨迹的可视化呈现,为教师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提供辅助支持。结合教师观察、同伴互评、学生自评等多种方式,有助于推动评价从单一结果向过程与结果并重转变,使评价更好地服务于育人目标。

三是搭建即时反馈的互动渠道。思政教育需要及时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与情感需求。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智能问答系统等技术工具,学生可以随时表达疑问、分享观点,教师也能够更便捷地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这种即时交互虽然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的深度交流,但可以有效弥合课堂内外的信息断层,为师生互动提供新的通道,促进教学过程的动态优化。

二、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数智技术与“大思政课”的深度融合,虽在学理层面展现出广阔前景,但在实践进程中却遭遇多重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并非技术的单维问题,而是技术逻辑与教育规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虚拟交往与

现实体验之间复杂张力的现实表征。深入剖析这些困境，是推动“大思政课”实现技术赋能而非技术异化的逻辑前提。

（一）价值引领困境：技术应用偏离育人本质

数智技术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其内在的工具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价值属性之间形成了深层张力，如果缺乏自觉的价值引领，会导致“技术本位”对“价值本位”的僭越。

首先，技术应用的泛化与浅层化会消解思想浓度。在实践层面，部分教学实践陷入技术误区，盲目追求VR、AR、弹幕、智能平台等工具的堆砌，将教学环节切割为碎片化的感官刺激。这种技术“炫技”虽在形式上提升了课堂活跃度，却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对理论逻辑的深度思辨引向对操作界面的浅层体验，使思政课应有的思想深度与理论力量未能充分释放，呈现出“技术在场、思想缺席”的悖反状态。

其次，教学过程的程式化束缚动态生成。过度依赖预设的技术流程与标准化的数字课件，使教学沦为技术脚本的机械执行。教师从课堂智慧的引领者异化为技术流程的操作者，学生从价值探究的主体异化为点击按钮的客体。技术本应赋能的教学灵活性与生成性，反而被其自身的刚性程序所限制，使得育人过程失去了应对学生思想困惑、捕捉情感共鸣点的生命温度与灵动活力。

再次，评价机制的数据化窄化育人成效。当课堂活跃度、平台登录率、视频观看时长等量化指标成为评价教学效果的核心依据时，便诱导教学实践追求表面的数据表现，而非内在的思想成长。这种数据导向的评价机制，将复杂的价值观内化过程简化为可计量的行为数据，难以真实反映学生对理论是否学思悟透，背离了“大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

（二）主体协同困境：数字鸿沟阻碍育人共识

数智技术的嵌入重塑了教育主客体的互动关系与教学情境的形态，但在此过程中，主体间数字素养的结构性落差与交往情境的虚拟化倾向，共同构成了制约育人实效的深层困境。

其一，教师数字素养的结构性滞后与学生高阶需求之间形成错位。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其信息获取方式与学习期待已深度嵌入交互式、个性化、沉浸式的数字化语境。然而，部分思政课教师受制于知识结构与认知惯性，其数字应用能力仍停留在基础层面，缺乏将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深度融入教学设计的数字思维。这种教师供给不足与学生期待过高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形成了数字代沟下的新隔阂，直接影响师生在数智环境下的有效互动与价值共鸣。

其二，学生认知的圈层化与浅表化阻碍了价值建构的深度推进。算法推荐机制在精准推送内容的同时，也容易将学生锁定于同质化的信息茧房与网络圈群之中。这种认知环境的窄化，一方面限制了学生接触多元观点、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知识视野，另一方面使其习惯于碎片化、快餐式的知识获取模式，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进行深度建构与意义解构，导致价值观培育长期停留在认知表层而难以深入内心。

其三，师生交往的离身化倾向弱化了情感联结的纽带。数智化教学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师生互动日益依赖线上平台、智能问答、虚拟场景等中介化工具。这种离身交往虽突破了时空限制，却消解了传统课堂教学中基于身体在场的眼神交流、情感共振与人格感召。教师的言传身教、榜样示范作用被大大削弱，学生也难以在虚拟化的交往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认同，使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思政教育独特优势面临被稀释的风险。

（三）资源整合困境：分散建设制约育人合力

大思政课的大格局内在地要求教育资源的广泛汇聚与高效流通，然而数智技术在优化资源供给的同时，也暴露出资源开发、配置与运用层面的深层矛盾。资源供给与教学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已成为制约数智赋能成效的关键瓶颈。

第一，优质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与同质化倾向并存。当前线上思政资源总量虽呈指数级增长，但真正符合大思政课内在要求的标杆性数字资源依然稀缺。大量资源或是教材内容的数字化翻版，或是时事材料

的浅层堆砌，缺乏基于教学规律的系统设计与技术再造。能够将抽象理论阐释与生动实践场景深度融合、适用于沉浸式教学的精品资源尤为不足。教师在备课时面对海量资源却难以甄选出直击心灵、解惑释疑的高质量内容，数智化教学陷入有数量缺质量、重形式轻内涵的困境。

第二，数据壁垒与协同缺位制约育人合力的形成。高校内部教务、学工、宣传、信息中心等部门的数据系统往往独立建设、标准不一，形成彼此割裂的信息壁垒。学生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从思想动态到行为表现的贯通式数据难以汇聚，教育者无法构建全景化的成长画像，精准思政的实践可能被严重制约。与此同时，各高校在数智资源开发上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缺乏统筹规划与统一标准，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校际之间、高校与社会实践基地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亦付之阙如，使大思政课所要求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难以真正落地。

第三，资源建设的差距扩大加剧教育不公。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高校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技术应用能力上存在显著差距。头部高校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能够率先建成高水平的智慧思政平台与资源库，而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则面临资金不足、技术匮乏、人才短缺的多重困境。这种数智化建设中的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本就存在的思政教育资源不均衡格局，使大思政课的优质均衡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三、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进路

破解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现实困境，需要在价值引领、主体协同、资源整合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技术与育人深度融合的良性生态。具体而言，应从价值校准、素养培育、资源保障三个方面展开系统性实践。

（一）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与价值校准机制

“大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性，如果带有意识形态风险的信息渗透到人工智能中，极有可能通过人机对话引发意识形态偏见，进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导功能^[6]。因此，数智技术介入思政课堂，首要在防范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当虚拟现实、智能平台、数据算法等工具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必须始终坚守技术服务于育人的根本立场，防止手段异化为目的。实现这一目标，需从技术准入、教学设计、评价改革三个环节系统施策。

第一，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机制。并非所有新技术都适宜直接引入思政课堂。过度追求感官刺激而弱化理论深度的应用，将师生互动简化为点击交互的平台，以及潜藏意识形态风险的算法工具，均应受到审慎对待。高校可成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中心、教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智慧思政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拟引入教学的新技术、新平台进行前置评估。审查的核心标准在于：该项技术是否有助于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的理论内涵。对于偏离这一育人目标的炫技式应用，应建立否决机制。

第二，强化教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技术工具的使用不应是教学环节的生硬拼接，而应是教学意图的自然延伸。教师在教学设计中需审慎追问：每一项技术的引入旨在解决何种教学问题，能够帮助学生理解何种理论、引发何种思考、激发何种情感。以长征精神教学为例，虚拟现实技术虽可使学生感受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辛，但仅有感官体验尚不足以达成育人目标。教师必须在体验之后设置研讨环节，引导学生从身体感受上升至精神领悟，从历史场景回归现实关照，完成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的认知跃升。集体备课中应增设技术适配性研讨，由思政课教师提出教学需求，教育技术人员据此开发或筛选适配工具，确保技术引入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指向。

第三，构建过程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当课堂活跃度、视频观看时长、平台登录频次成为衡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时，教师与学生均易向数据表现倾斜，反而忽视思想成长这一根本目的。改革单纯依赖量化数据的评价方式，需建立以学生思想成长为核心、过程与结果并重的综合评价机制。一方面，保留课堂活跃度、平台使用率等数据指标，但将其权重控制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增设思想性评价维度，通过课程论文、实践报告、课堂讨论深度等考察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掌握程度与价值认同状况。同时，引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观察记录等质性评价方式，形成对育人成效的立体化把握。

（二）培育师生数字素养协同提升的育人体系

数智技术与思政课的融合成效，最终取决于师生双方的适应能力与参与深度。当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滞后与学生高阶需求的旺盛之间形成明显落差，加之交往情境的虚拟化倾向，使得本应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弥合这一落差，需从教师赋能、学生引导、情感重塑三个方向协同推进。

一方面，实施分层分类的教师数字能力提升计划。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工具、新平台，部分思政课教师存在畏难情绪与操作障碍。高校应提供系统化的培训支持：对基础薄弱者，从智慧教学平台的基本操作入手，帮助其消除技术恐惧；对具备一定基础的骨干教师，组织教学设计的专题研讨，探索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路径；对有意愿探索创新的教师，设立教学改革项目，鼓励其在实践中形成可推广的经验。培训应避免止于讲座形式，而需在真实教学场景中反复练习、持续反思。高校还应建立激励机制，将数字教学成果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激发教师从被动适应向主动探索转变。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批判性数字素养与自主建构能力。当代大学生虽为数字原住民，但其甄别信息、驾驭技术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算法推荐、圈层互动、碎片化阅读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其认知习惯，使其日渐囿于同质化信息的包围。“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从青年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运用数智技术对数据的分类、利用、评判等环节赋予主流价值，实现对受教育者价值观潜移默化的正向引导^[7]。同时，鼓励学生运用数字工具开展探究性学习，利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热点、借助新媒体创作思政作品、参与线上实践项目等，使其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技术运用中深化价值认同。

此外，强化虚实融合的师生交往机制。情感是影响高校“大思政课”育人效能的重要因素，技术赋能需避免“情感疏离”，通过虚实融合场景重建师生精神共鸣^[8]。数智技术虽使师生可跨越时空随时互动，但若此类互动长期停留在线上，教学的温度与深度将被稀释。教师的价值引领，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人格的感染、情感的共鸣，这些皆无法被技术完全替代。教学设计中应明确虚实结合的原则，规定虚拟体验环节之后必须安排线下研讨与深度对话，确保感性体验能够上升为理性认识。利用智能平台的数据反馈功能，精准识别学习困难、情绪波动的学生，及时开展线下谈心谈话，将技术监测转化为人文关怀。鼓励教师以自身数字素养的提升为学生树立榜样，展示如何在技术时代保持清醒的理性判断与坚定的价值立场。

（三）完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与协同保障机制

大思政课育人效能的提升，高度依赖于教育资源的广泛汇聚与高效流通。当前数字资源开发与配置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数智赋能成效的突出短板。破解这一困局，需从资源建设、数据治理、协同保障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一是推动优质数字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活化再造。当前线上思政资源虽呈指数级增长，但真正能够满足大思政课教学需求的标杆性资源依然稀缺，大量资源停留于教材内容的数字化翻版或时事材料的浅层堆砌。改变这一状况，需在资源开发中引入教学设计理念，由思政课教师主导提出教学需求，教育技术人员据此进行场景设计与技术实现。开发党史教育资源时，不应止步于场馆的全景展示，而应围绕教学重点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完成从感官体验到理性思考的跃升。各地高校应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将红色资源、改革实践成果转化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思政素材，形成国家级平台统一供给与地方特色资源有机补充的良好格局。

二是打破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壁垒。高校内部教务管理、学生工作、思想动态监测等系统往往独立运行，标准不一、接口不通，导致学生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的全景化数据难以贯通。破解这一困局，需学校层面统筹推进数据治理，建立数据共享清单与权限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在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中的权责边界。在此基础上，搭建校级智慧思政数据中台，实现学生课堂表现、实践活动、思想动态等关键信息的汇聚分析，为教师精准把握学情、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校际资源共建共享，通过区域性大思政课资源联盟、虚拟教研室等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向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动，逐步缩小数字资源配置的校际差距。

三是构建多方协同的资源建设与保障机制。数智资源建设是一项投入大、更新快的系统工程，单靠

高校自身力量难以持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发挥统筹作用,制定大思政课数字资源建设标准,明确资源类型、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引导各地各校规范有序推进。高校应将智慧思政建设纳入学校发展规划,设立专项经费保障平台维护、资源更新与技术培训的常态化投入。建立资源质量动态监测机制,定期组织专家对平台资源进行审核评估,及时淘汰低质重复内容,确保资源库的鲜活性与有效性。在数据采集与使用环节,必须严守信息安全底线,明确数据采集范围与使用权限,筑牢师生隐私保护的制度屏障,让数据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发挥育人价值。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9]数智技术与“大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既需要以开放姿态拥抱技术变革,更需要在技术应用中坚守育人初心。思政课教师应辩证运用数智技术,在技术赋能中强化价值引领,在人机协同中彰显主体地位;教育主管部门应统筹规划,推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促进思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广大学生应提升数字素养,在技术运用中实现自我建构与价值内化。唯有在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动态平衡中,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才能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大思政课”提质增效的强大引擎,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实支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杜尚泽.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 人民日报, 2021-03-07 (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4.
- [3]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4-11-09].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4/content_5706623.htm
- [4] 田永静, 李潇涵.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 (06): 114-119.
- [5] 赵小兰, 杨辉. “大思政课”视域下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 (10): 111-116.
- [6] 袁希. 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数智形态[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 (11): 76-78.
- [7] 谢克, 李雨琪.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创新发展: 目标、难题与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 2025, 46(06): 83-89.
- [8] 彭玉琴, 倪国良. 趋势·机理·路径: 数智化在“大思政课”中的运用[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3(04): 78-85.
- [9]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0.